



花 开 千 里

短篇小说集

花 开 千 里

(短篇小说集)

科右前旗文化局 编

人 民 文 化 社

花 开 千 里

(短篇小说集)

科右前旗文化局 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6×6印张 插页1个 127,000字

1977年12月第1版 197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91·684 定价：0.39元

目 录

桂丽森花	李润璠	(1)
花开千里草原	赛音吉雅	(14)
汇报提纲的故事	孙忠波	(37)
骑枣红马的人	娜仁	(49)
雨涤红缨	张惠民	(60)
乌兰高娃	王俊利	(69)
枣红马的小伙伴	霍树枫	(78)
萨日朗花盛开的时候	马玉玲	(87)
玛拉沁额木其	高志宏	(97)
放映队长巴图	郭华	(112)
新的征途	赵文	(120)
师傅	郑忠辅	(132)
阿爸的心事	邵威华	(139)
开不败的焊花	王春生	(150)
碧原号角	杨学泉	(163)
铮铮响的马头琴	张蔚东	(175)

桂丽森花^①

李润璠

(一)

斯力吉玛阿妈从她儿子图布新和儿媳妇桂丽森花结婚的那天开始，就盼着早点抱上孙子。可是，斯力吉玛阿妈盼星星、盼月亮似的一直盼了十多年，现在才抱上个孙子，你知道她心里有多高兴啊！不管谁到她们家来做客，她就对人家夸耀：“你看我的小布日古德^②长的多胖啊！那喷红发光的圆脸蛋，就象刚摘下来的大苹果。才两个月就会笑出声来了，吃奶就象小羊羔似的，咕嘟咕嘟的，长大一定和他阿爸一样健壮，和他阿妈一样能干！”说完就是一阵爽朗的笑声，乐得她那满脸舒展开的核桃纹就象草原上绽开的野菊花一样。

这些日子，斯力吉玛阿妈心里甜滋滋的，走起路来也格外有劲。她每天给儿媳妇煮奶茶、烙黄油饼、做鲜奶豆腐，调着方让桂丽森花吃上可口的饭菜。当桂丽森花下地要帮她干活儿，她就忙把儿媳妇推到炕上，笑着说：“你快看着孩子吧，这点活儿用不着你。”当桂丽森花往大门外一走，她就喊

① 桂丽森花：蒙语即杏花，草原人赞美杏花是迎春花。

② 布日古德：雄鹰。

着跑出来，拉回儿媳妇说：“桂丽森花，你有什么事儿？阿妈去给你办！”斯力吉玛阿妈为小孙子，就这样紧紧的管束着儿媳妇桂丽森花。

常年奔驰在草原上的玛拉沁^①，最知道在屋里闷两天的难受滋味。何况像桂丽森花这样一时也闲不住的人，在屋里呆两个多月了，你知道她心里多急呀！她恨不得立刻长出两支像雄鹰一样的翅膀，尽情地翱翔在万里云天。她望着一页一页翻过去的日历，再看看摇车里睡着的小布日古德，心里焦急万分……。

今天一大早，东方的天边刚露出一抹淡紫色的晨曦，斯力吉玛阿妈就听见院子里有人走动的声音，她急忙起来，还没等下地，就看见儿媳妇桂丽森花胳膊上挎着装满干牛粪的篮子，手里提着刚挤好的一桶牛奶走进来。

斯力吉玛阿妈“噌”地一声跳下地，疼爱地接过奶桶，责怪地说：“哟，不安静的桂丽森花，你怎么一天比一天起得早？照这样闹腾可不行！”

“阿妈，我夜里做了一个神奇美妙的梦，可真有意思，当我醒了以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桂丽森花边说边把火炉里的牛粪装好。

斯力吉玛阿妈一旁急着问：“什么好梦把你乐得连觉都睡不着了？说给阿妈听听。”

“阿妈，我梦见了咱巴达仁桂牧场，被一阵春风吹过，那粉紫色的马兰、金黄色的野菊、玉兰色的鸽子花，一下子

① 玛拉沁：即牧民。

都开了。就在这百花绮丽的草原上，布满了白绒绒的刚生下的小羔羊，忽然这无数只小羔羊又变成了一座座像雪山一样高耸入云的羊毛堆，被一列列飞快的火车，运往祖国各地、世界各地……”。

斯力吉玛阿妈被儿媳妇说话的样子逗得咯咯地笑起来了，她对桂丽森花说：“我的好孩子，你不但有着勤劳而能干的双手，还有着一张象鹦哥一样的巧嘴巴。哪里有这样的梦，你这是说给阿妈听的吧？”精明的阿妈一下子明白了儿媳妇的心理。但她为了小孙子，还是耐心地对桂丽森花说：“是呀，接羔季节眼看就到了，这是草原上大喜的日子，咱应该下包去干点儿工作。可是，咱们孩子才有两个月，这有什么办法呢？”

“阿妈，咱家十几年才有一个孩子，大伙都为咱家高兴；我也知道您爱孙子如掌上明珠，可是，咱不能因为有了一个孩子，就忘掉了集体事业”。

“桂丽森花，我可不高兴你这样说，为了培育‘兴安岭细毛羊’，十几年来你一直跟着羊群下包放牧，谁不夸你是巴达仁桂出色的育羔能手。现在你有了孩子，领导都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这能说是忘掉集体吗？！”

桂丽森花激动地拉着斯力吉玛阿妈的手说：“阿妈，咱草原上的马拉沁，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心里就像烧开的奶茶锅一样，热腾腾的。最近，华主席又号召我们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牧业学大寨运动掀起了新高潮，有很多出名的育羔能手向我提出了挑战！阿妈，您说咱能就这样坐在家里，抱着孩子和人家应战吗？！”

斯力吉玛阿妈被儿媳妇的话问住了，她半天没有吱声。

桂丽森花接着说：“阿妈，咱要拿出马拉沁的干劲儿和智慧，到接羔场去，为‘安全畜群’‘百母超百仔’，做出贡献。”桂丽森花说着“哧”地划了一根火柴，把火炉“轰”的一声点着了。

阿妈听了儿媳妇的一番话，自己的心也仿佛像火炉一样被桂丽森花点燃了。她望着儿媳妇那由于激动而涨红了的脸说：“桂丽森花，你说得很好，让我再想一想。”

“阿妈！”桂丽森花深情而亲切地喊了一声。虽然斯力吉玛阿妈还没有痛快地答应她，但桂丽森花知道这位热爱草原的阿妈，一定会支持她。桂丽森花高兴地拉过摇车，把被她们说话吵醒的小布日古德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儿子红胖胖的小脸蛋上亲了几下。两个月的孩子虽然还不懂事，但也象被阿妈情绪感染了似的，咧开小嘴逗人地笑了……她心里对孩子说：我亲爱的小布日古德，只要奶奶一答应，咱们就要飞奔在美丽的科尔沁草原上了。

(二)

桂丽森花的爱人图布新，在公社畜牧站工作。因为最近下去勘查草原，忙得他快三个月没回家了。今天，领导给他几天假，让他回家看看。

图布新怀着喜悦的心情跨上大青马，嗒嗒嗒飞驰在回家的路上。他高兴地坐在马背上，又从怀里掏出他给孩子买的一个叮叮直响的小铃当，心里描绘着他没见过面的小儿子。

他想，孩子一定有像自己一样弯弯的眉毛，有像他阿妈一样红润的脸膛……想着想着，不由“噗哧”一声笑了。他又把小铃当重新揣在怀里。两腿使劲夹了下马肚子，大青马好像非常理解主人的心意，撂开四蹄，一阵风向通往牧村的草原深处驰去。

太阳快接近哈日乌拉山的时候，灿烂的晚霞把巴达仁桂牧场映照得一片瑰丽金辉，晚风吹送着收牧归来的歌声，响脆的鞭声，轰羊的吆喝声和一串串好听的马铃声。一群群雪白的羊群，就像大海里激起的浪涛，向前滚动着，把草原上来往的人行路，堵得水泄不通。图布新只好把马停在朝林大坝上，分享着放牧归来的欢乐。

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骑马人由远而近，图布新侧脸望去：嗬！好一匹鬃长毛亮的枣红马！只见牧羊人坐在马背上，精神抖擞。她上身穿着一件天蓝色镶着绿花边的蒙古袍，腰束水粉色的彩带，黑亮的皮靴紧蹬银镫，紫红色的头巾在风中抖动着。从那矫健的身材和那干练敏捷的动作，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他的妻子桂丽森花。他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是她呢？孩子还不到一百天，她能下包放牧吗？再说阿妈也决不会答应她呀！难道孩子出现了什么意外？……他的心正七上八下地跳动着。忽然，又见桂丽森花折回枣红马，拦住头羊。又翻身下马，钻入羊群之中。马咴咴地叫着，羊群出现了一阵骚动。

出什么事儿了呢？图布新怀着急切的心情疾驰过去。

原来桂丽森花赶着羊群正往回走，忽然发现一只母羊要临产。她圈好了羊，准备给母羊接产，偏偏又是难产。母羊

艰难地挣扎着，“咩咩”地痛叫着。桂丽森花跪在草地上，一边给母羊助产，一边呼唤着羊群，急得她头上的汗水就像断了线的银珠，从她那红润的面颊上滚落下来。她一抬头，猛然发现丈夫图布新已站在面前，高兴极了，就冲着丈夫喊道：“呼哝，还愣着干什么，帮我圈羊。”桂丽森花说着从地上抓起牧鞭“嗖”的一声撇过去。图布新将身子向后一闪，牧鞭不偏不倚横在他的马背上。图布新抓起牧鞭，心里很生气。可是，在这紧急的时刻，怎能袖手旁观呢？！图布新纵马向前奔去，把正在乱跑的羊群拢了回来。当他返回来的时候，小羊已经安全的生下来了，还是双羔呢。桂丽森花把湿漉漉的羊羔揣在怀里，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喜滋滋地对丈夫说：“你看，咱巴达仁桂牧场，今年春羔又是特大丰收哇！”

图布新哪有心思听这些，就急着问：“孩子呢？”

“在包里。”桂丽森花一边说着一边上马。

“阿妈呢？”

“也在包里。”

“你怎么把孩子带到包上来了？”

“带到包上来有什么不行？”

“大草原上初春的寒风多硬，孩子这么小，能受得了吗？”

“你不是给孩子起名叫布日古德吗，从小让他经经风雨，长大才能成为一只穿云破雾的雄鹰啊。”

“你不要拿咱们的孩子开玩笑，明天我接你们回去！”

“图布新，你在说什么？在这样紧张繁忙的季节，咱贫下中牧恨不得人人多长出两只手……”

“再忙也不在乎你一个人。”

“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多接一只羔，多保一头畜，就是为牧业学大寨多做一份贡献！”

“你……”图布新厚实的嘴唇动了几下，再也找不到合适词句来回答桂丽森花。

桂丽森花听出丈夫说话是气呼呼的，她不愿意再和他争吵，就将身子一斜，从丈夫手里夺过牧鞭，在空中甩了几下，催促着羊群奔放牧点去了。

(三)

图布新来到接羔场，拴好了马，走进桂丽森花住的牧包内。这宽绰而洁净的牧包，使人感到温暖、舒适。包内正面：悬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下面小桌上，放着桂丽森花离不开的几件东西：一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二是半导体收音机，三是装着当前报纸和技术书籍的绿色挎包。

图布新见阿妈面朝里，正一只手晃着摇车，一只手拿着奶瓶喂着刚出生的小羊羔，根本没听见有人进来。图布新挨近阿妈，半跪在毛绒毡毯上，轻声问道：“阿妈，塔赛音白呶①！”

“赛音！赛音！②”斯力吉玛阿妈答应着，回头望着儿子，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悦，抬手在图布新的脖子上亲昵地打了一巴掌说：“又来一匹不恋家的野马，快三个月没回家了吧！”

① 塔赛音白呶：即您好哇！

② 赛音：即好

“嗯。阿妈，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跟她下包来了？”

“孩子，在这样大忙的季节，咱们能为集体做点儿工作，心里多高兴啊！像你媳妇这样的接羔能手这时候不出力，还等什么时候出力？”

图布新听了阿妈的话，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这时，小布日古德“哇”地一声哭了，斯力吉玛阿妈急忙把孩子抱起来，轻轻地晃着，嘴里和孩子唠着。可是，小布日古德还是哭个不停。

图布新见孩子哭得红头涨脸，认为他一定是饿了，心里的火也就更大了，他什么也没说就冲出包门直奔羊圈。

桂丽森花圈羊回来打开羊圈，只见母羊和羔羊咩咩地叫成了一团，欢蹦乱跳的小羊羔，跑到母羊跟前，尽情地撒着欢儿，然后前腿跪在地上，用小脑袋在母羊的肚皮底下轻轻的撞了几下，嘬住奶头，开始安祥地吃奶了。唯有一百号母羊，不但不给羊羔奶吃，还用嘴把羊羔拱出多远。桂丽森花生气地抓过母羊，拍着它的脑门，又把小羊送到母羊肚皮底下，耐心地给母羊唱着对奶歌。①

“贴咕——贴咕贴咕——贴咕——
羊羔认母吃奶哟……”

图布新站在羊圈外，见桂丽森花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心底的火气不住地升上来。他跨进羊圈，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你怎么还不回去给孩子喂奶？要是把孩子哭坏，我看你……”

① 对奶歌：诱导母羊给羊羔吃奶的歌。

桂丽森花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回头见丈夫急头掰脸的样子，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她平静地对丈夫说：“看你，又犯急性病了，有什么事慢慢说不好吗？”

“我看你对咱们的孩子太不关心了！”

“难道就你关心？”桂丽森花反问。她指着地上的一只瘦弱羊羔说：“你看，这只小羊羔再有两天吃不上奶就要饿死了，你不心疼吗？咱草原上的玛拉沁谁不把牛羊当成心坎上的明珠？”

“算了，你不用教训我！”图布新使劲一挥胳膊说。

“图布新，你不能这样固执，要是咱贫下中牧都像你似的，只知道关心自己的孩子，那咱们巴达仁桂的牛羊谁来管？！”桂丽森花说着又抓过母羊将奶头塞在羊羔嘴里。

图布新被妻子的话噎得拧眉瞪眼，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就赌气回到牧包内。

斯力吉玛阿妈看看儿子的脸色，知道是和儿媳妇生气了，有些不满意地说：“图布新，你三个月没回来了，怎么能一回来就和媳妇生气？桂丽森花这孩子多好啊！”

“她太不关心孩子了！”图布新说。

“你怎么能顺嘴胡说呢？！桂丽森花每次出牧前都把孩子喂饱，还把奶挤在奶瓶里留给孩子饿了吃。你进包里去看看，还有一奶瓶子呢。也不问清楚就去和媳妇吵架，你呀，越长越没出息！”

“阿妈，我是四十岁的人了，才有一个儿子……”

“嗬咿，我七十岁了，才有一个孙子，你心疼，我不心疼？”阿妈叱责着儿子。

桂丽森花走回牧包，看见阿妈训斥着儿子，急忙对丈夫说：“图布新，你不要惹阿妈生气，有火你就冲我发吧！”

桂丽森花这样一说，图布新反倒拿不出什么可说的话来了。

他靠在牧包的哈那^①上，一棵接一棵地吸着烟。牧包内的气氛，严肃而又宁静，唯有小布日古德咕嘟咕嘟的吃奶声和奶茶锅噗噗的沸腾声。

斯力吉玛阿妈一边往碗里盛着奶茶，一边怒目瞪着儿子，准备再好好教训他一顿。

桂丽森花奶着孩子，用那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望着丈夫说：“图布新，你光看见咱家有了个孩子，怎么就没看见巴达仁桂牧场一下子就增加上万只兴安岭细毛羊呢？这可是咱草原上贫下中牧在党的领导下，排除‘四人帮’路线干扰，才夺来的大丰收哇！可你……”

“桂丽森花说得对，现在人人都憋足了劲为牧业大发展出力，可你已经是脸上长满胡茬子的人了，遇事儿也不好好想想。”斯力吉玛阿妈说着将一碗奶茶推到儿子面前。

桂丽森花又望着丈夫说：“听阿妈说，你出生的时候，咱家连顶破烂的牧包都没有，你是在马背上长大的，不管是北风呼啸的腊月，还是烈日炎炎的夏天，阿妈都骑着马背着你给牧主去放牧……”

“桂丽森花，你……”图布新听桂丽森花提到他辛酸的童年，心就像被揪抓一样，实在难受。

① 哈那：即墙。

“可是今天，”桂丽森花仍然继续说着，“咱草原有喝不尽的像奶汁一样的渠水，有白云般数不尽的羊群，有崭新坚固的牧村，有温暖舒适的牧包，图布新你说，有这样好的条件，咱们带孩子出牧，有什么不行的？”桂丽森花问着丈夫。

图布新无言可答了。他心绪很乱，想出去遛遛，好好想想今天的事。

远远听见有人喊他，是牧业队长那木拉大叔。那木拉大叔为了招待图布新，在牧包里煮好了浓奶茶，把最好看的翡翠闻烟壶递给他，让他痛快地打上几个喷嚏，把一天的疲乏赶跑。随后拿出一份材料给图布新说：“这份材料，托你回去时捎给公社，有的词句你再给修改修改。”

图布新接过材料一看，原来是他妻子桂丽森花的先进事迹。他急忙还给那木拉大叔说：“大叔，她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还是换个别人的吧。”

那木拉大叔听了图布新的话生气地说：“图布新，你没有资格下这个结论，这份材料是经过群众讨论、党支部通过的。傻小子，你应该为你有这样好的媳妇而骄傲；我们应该为草原上有这样好的玛拉沁而自豪！她的心像草原一样宽阔、坦荡；她的干劲像篝火一样越烧越旺。图布新，她是咱巴达仁桂的光荣啊！”

图布新听了那木拉大叔一番真挚的赞扬，他又很不自然地把材料装进自己的背包里。那木拉大叔看着图布新那淳朴憨厚的样子，就拍着他的肩膀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又和他滔滔不绝的讲述着草原的今天和未来……。

夜深了，图布新告辞了那木拉大叔。在往回走的路上，

白天发生的事儿在他脑子里一幕一幕地闪过。他走到牧包前，听见里边传出来睡得正甜的鼾声，心想：桂丽森花把心和牧业学大寨运动拴在一起了！又赶羊，又接羔，忙了一天，晚上还要照看孩子，应该让她放心地睡一觉。想到这里，图布新没有进牧包，却转身向桂丽森花负责的接羔暖棚走去。

湛蓝而静谧的夜空，星光闪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草原上午夜飘来的清新浓郁而芬芳的空气，就像喝了一碗鲜奶茶，浑身轻松，心里舒畅。他正往前走，忽然发现通往新泉的小路上有闪动的灯光，他急步走过去。啊！是桂丽森花。图布新没有马上喊她，只是把脚步放重些，给对方一个知会。

桂丽森花手提马灯，肩上挑着一担水轻盈地往前走着，猛发现对面有人，就问道：“贺呢？”^①

图布新没有回答，走近妻子的身边接过担子温和地问：“这么晚，你还没睡？”

“晚上有下羔的，让它们活动活动，别把小羔压着。”桂丽森花说。

“那你挑水做什么？”图布新问，说着接过担子来。

“暖棚坏了一块，趁夜间没事儿修好它。你不说春寒逼人吗？小羊羔也怕冻啊。”桂丽森花说着提起灯为图布新照着路。

图布新听了这句话，脸上像挨了几巴掌，火烧火燎的，他觉得自己在妻子面前显得多么不相称啊。说着，二人走进暖棚，图布新把水桶放在地上，拿起铁锹对妻子说：“你快去

^① 贺呢——即“谁”。

休息，这点活由我来干吧。”

“不，咱们俩一块做。”桂丽森花说着，把马灯在一棵小树上高高地挂起来。两个人不一会，就把暖棚抹好了。

桂丽森花解下头巾擦了下脸上的汗水，又递给丈夫说：“给，擦一把。”

图布新没有去接，只是凝望着妻子焕发着青春而刚毅的面孔，在她那双深黑的眸子里闪耀着感人的光芒。他觉得站在面前的妻子是那样高大，真像一树潇洒艳丽的桂丽森花，迎春怒放着。他失去了以往的平静，扔下铁锹，双手紧紧握住桂丽森花的手，激动地说：“桂丽森花，我要向你学习！”

“现在正是咱们学大寨最好的时候，咱们都要多出力呀！”桂丽森花笑着说。

此时，他们的心就像哈日乌拉山下的河水一样翻腾起伏着……。